

白牙

White Teeth

北伦敦。

世纪末。

一个完全中立的地方。

英国。孟加拉。牙买加。犹太人。黑人。

这里有世界上所有的肤色，

以及白色的牙齿。

匪夷所思的荒诞故事，

在相同的白牙那炫目的闪光间悄然上演……

〔英〕查蒂·史密斯 著 周丹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白 牙

White Teeth

〔英〕查蒂·史密斯 著

周丹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8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牙/[英]史密斯著;周丹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08.6

ISBN 978-7-5442-3987-5

I.白… II.①史… ②周… III.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20468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4-41

WHITE TEETH by Zadie Smith
Copyright © 2000 by Zadie Smith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BAI YA

白 牙

作 者	[英] 查蒂·史密斯
译 者	周 丹
责任编辑	黎 遥 翟明明
特邀编辑	张 锐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杨兴艳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720毫米×1050毫米 1/16
印 张	25.5
字 数	350千
版 次	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3987-5
定 价	29.8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献给母亲和父亲
也献给吉米·拉曼

凡过去的皆为序曲。

——莎士比亚：《暴风雨》第二幕第一场

致 谢

我感谢丽莎和乔舒华·阿皮吉内西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设法弄到一个房间，供我专用。感谢特里斯坦·休斯和伊冯娜·贝利—史密斯给本书和本书作者提供了两个非常幸福的家。我还要感谢以下这些人的心明眼亮：很有共鸣的好友保尔·希尔德、“低能奇才”尼科拉斯·莱尔德、事事精细的多娜·波碧、明断一切的编辑西蒙·普罗瑟。最后要感谢我的经纪人、虑事周全的乔治亚·加勒特。

目 录

阿吉 1974, 1945

- 第一章 阿吉·琼斯的奇特再婚 3
- 第二章 出牙期的烦恼 20
- 第三章 两个家庭 33
- 第四章 三个就要出世 48
- 第五章 阿尔弗雷德·阿吉宝德·琼斯
和萨马德·迈阿·伊克巴尔的牙根管 60

萨马德 1984, 1857

- 第六章 萨马德·伊克巴尔面临的诱惑 91
- 第七章 白齿 118
- 第八章 有丝分裂 134
- 第九章 反叛! 154
- 第十章 曼加尔·潘迪的牙根管 180

艾丽 1990, 1907

- 第十一章 艾丽·琼斯的不当教育 195
- 第十二章 犬齿：松土齿 228
- 第十三章 霍滕丝·鲍登的牙根管 263
- 第十四章 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 270
- 第十五章 夏尔芬主义对决鲍登主义 281

马吉德、迈勒特、马库斯 1992, 1999

- 第十六章 马吉德·马哈夫兹·穆谢德·
姆布塔希姆·伊克巴尔的归来 307
- 第十七章 危机谈话和紧急策略 323
- 第十八章 历史的终结对决最后一个男人 346
- 第十九章 最终的空间 363
- 第二十章 老鼠与往事 383

阿吉

1974, 1945

每一桩微不足道的事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如今似乎分外重要，而当你说一件事情跟“其他事情毫无干系”时，听起来像是亵渎神灵。我们无法保证——怎么说呢？——我们的哪些举动、哪些闲暇时光永远与别的事情毫无干系。

——福斯特：《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》

第一章 阿吉·琼斯的奇特再婚

黎明伊始，世纪将尽，克里口伍德大街。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六点二十七分，阿尔弗雷德·阿吉宝德·琼斯身穿灯芯绒衣裤，坐在充满浓烟的骑士火枪手牌旅行车里，脸冲下扑在方向盘上，期待即将到来的审判不会太难承受。他的身体呈十字形，下巴松弛，双臂像堕落天使那样在两侧张开，兵役奖章（左手）和结婚证（右手）被揉成一团握在手心，他打定主意，要把错误随身带进坟墓。绿色交通灯微弱的闪光映入眼中，是向右转的信号，但他已决意置之不理。他甘心赴死并已作好准备。他已抛了多次硬币，决心坚持执行。他铁了心要寻死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他的新年计划。

不过，即使在呼吸时有时无、目光逐渐暗淡的时候，阿吉还是意识到，在别人看来，在克里口伍德这个地方自杀是个很奇怪的选择。透过挡风玻璃第一个注意到他垂头弯腰姿势的人会觉得奇怪，整理报告的警察会觉得奇怪，被叫来写上五十字报道的本地新闻记者会觉得奇怪，看报道的亲戚也会觉得奇怪。克里口伍德街夹在雄伟的、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电影院和开阔的十字路口中间，它不是寻死的地方。它是用来路过的，人们来这里是为了经由A41号公路去别的地方。但是阿吉·琼斯不想死在赏心悦目的偏僻林地，也不想死在长满了娇弱石楠花的悬崖绝壁。阿吉觉得，乡下人应该死在乡下，城里人应该死在城里，这才死得其所。活在哪里，就该死在哪里，这才是正理。阿吉宝德理应死在这条污秽的城市街道上，这里就是他生命终结的地方。他活到四十七岁这把年纪，却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，住在已倒闭的薯条店楼上的一居室公寓里。他不是那种擅长周密安排的人——写遗书、作葬礼安排——他不是那种喜欢异想天开的人。他要的只是一点点安静、一点点嘘嘘，只要能全神贯注就行。他要

在纯粹的安宁和寂静中完成这件事，就像教堂里空无一人的忏悔室，就像大脑中思想和语言之间的那个间隙。他要在商店开门前做好这件事。

一群不知从何处飞来的鸽子从空中猛扑下来，一开始好像瞄准了阿吉的车顶，最后却漂亮地转了一个大弯，像打棒球时投出的曲线球一般优雅地移动着，降落在有名的清真肉店：侯赛因－以实玛利肉店。阿吉快死了，不可能发出很大声响，但当他看到飞禽卸下重负、在白墙上留下紫色条纹时，他在心中温暖地微笑着。他看着鸟儿在侯赛因－以实玛利肉店的檐槽上方伸长了头偷看；他看着鸟儿盯着宰杀了的鸡、牛、羊，它们缓慢而平稳地滴血，它们就像大衣那样在店里四处挂着。不吉利，鸽子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吉利，所以它们飞过阿吉身旁而没有停留。阿吉并不知道，尽管放在后座上的胡佛电动吸尘器管子正把尾气泵入他的肺里，但那天早晨他很幸运，那层薄薄的幸运之云如同清新的露珠一样罩着他。就在他的意识处于半清醒半模糊之时，行星的位置、苍穹的音乐、中非灯蛾那半透明翅膀的拍击，还有那一大群拉屎的玩意儿，都已决定要给阿吉第二次机会。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也不知是由身处何方何人下的决定，反正阿吉注定将活下去。

侯赛因－以实玛利肉店的老板叫摩·侯赛因－以实玛利，一位身壮如牛的大汉，前额的头发起伏有致，向后拢成一把鸭尾巴。摩认为，在鸽子这个问题上，你必须触及根源：排泄物不是问题，鸽子本身才是问题。鸽屎不是屎（这是摩的咒语），鸽子才是屎。于是，在阿吉差点死掉的那个清晨，在对侯赛因－以实玛利肉店而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清晨，摩把他硕大的肚皮搁到窗台上，探出身子，挥舞着切肉刀，想阻止纷纷掉落的紫色屎粒。

“滚开！滚，你们这帮拉屎的杂种！啊呀！六只！”

这差不多是在打板球——英国人的运动，但经过了移民的改造，六是一次抡击最多能打到的鸽子数量。

“法林！”摩朝下面的街道喊着，威风凛凛地举着血淋淋的切肉刀，“你来，用棒子打，小伙子。准备好了吗？”

在他下方的人行道上站着法林——一个严重肥胖的印度小伙子，毕业于街角那所学校的他入错了行。这时，他仰起头，就像摩的问号下面那个无精打采的大黑点一样。他的任务是不辞辛劳地爬上梯子，把一颗颗粘在一起的鸽屎捡

起来放进超市购物袋，然后扎紧袋口，扔到街对面的垃圾箱里。

“快点，胖墩。”摩的一个伙夫喊道。他举起扫帚戳着法林的屁股，说一个字便戳一下，好像扫帚是标点符号，“让、你、的、象、头、神、见、鬼、去、大、象、娃、娃、捡、屎、去。”

摩擦掉前额的汗水，哼了几声，然后朝克里口伍德街望去，扫视着丢弃在大街上的、被酒鬼当成露天沙发的扶手椅和一块块小地毯，自动售货机中心，油腻腻的小酒馆，还有小型出租车，上面全都洒满了鸽屎。摩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克里口伍德街和街上的居民会感谢他每天的大屠杀行动；总有一天，街上的男女老幼再也不用按一比四的比例把清洁剂和醋混合起来，擦洗从天而降的粪便。“鸽屎不是屎，”他一本正经地重复着，“鸽子才是屎。”摩是本社区唯一真正明白这话的人，为此他觉得自己很有点禅味——对所有人都满怀善意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阿吉的车。

“阿萨德！”

一个眼神躲躲闪闪的瘦子从店里走出来。他留着八字胡，穿着四种深浅不同的褐色衣服，手掌上沾着血。

“阿萨德！”摩强忍着火气，用一根手指直指着车子，“孩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只一句。”

“什么事，阿爸？”阿萨德说，两只脚换来换去。

“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车停在这里干什么？六点半到货。六点半有十五头死牛要来。我得把它们整干净了。那是我的生意。你明白吗？肉要来了。所以，我不明白……”摩摆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，“因为我想，这里明明白白写着‘送货区’三个字。”他指着一只旧木条箱，上面写着“全时段全车型禁止停车”的字样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阿爸。”

“你是我儿子，阿萨德。我雇你是要你明白事情，他才不用明白——”他把手伸出窗子，拍了法林一下。法林正在走钢丝似的对付危险的檐槽，后脑勺猛地遭此一击，差点从梯子上翻下来，“我雇你是要你明白事情，要你盘算状况，要你弄清造物主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宇宙黑暗。”

“阿爸？”

“去弄清楚那是怎么回事，让车开走。”

摩消失在窗口。过了一分钟，阿萨德带着答案回来了：“阿爸。”

摩的脑袋又从窗口冒了出来，如同恶毒的布谷鸟从瑞士钟里钻出来那样。

“他在吸毒气，阿爸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阿萨德耸了耸肩膀，“我朝车窗里喊，叫那家伙走开，他说：‘我在吸毒气，别管我。’就是这样。”

“谁也不能在我的地界吸毒气，”摩一边下楼，一边厉声说道，“这不是我们的经营范围。”

一走到街上，摩就冲向阿吉的汽车，拽住堵着车窗破洞的毛巾，用牛一般的蛮劲拉下了五寸。

“你听到了吗，先生？我们的经营范围里没有自杀这项。这里是清真肉店，按教规供应肉食，懂吗？如果你要死在这里，我的朋友，你得先全身放光了血才行。”

阿吉从方向盘上抬起头来。就在他凝视着这个汗淋淋的褐色大块头、意识到自己还活着的当儿，他感到一种灵光闪现。他觉得，有生以来，生活第一次对阿吉·琼斯表示了首肯。不仅仅是“好”，或者“既然已经开始了，那就继续下去吧”，而是响亮的首肯。生活需要阿吉。她怀着妒意，把他从死亡的虎口里抢了出来，重新拉回到自己的怀抱。虽然阿吉不是她最好的物种，但她还是留下了他，而阿吉呢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，也要活下去。

他拼命摇下两边的车窗，深深地大口吸着氧气，喘息着对摩千恩万谢，眼泪沿着双颊汨汨而下，双手紧抓着摩的围裙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”肉店老板边说边扳开阿吉的手指，把自己擦干净，“现在开走吧。我的肉要来了。我是做放血生意的，不做心理咨询。你应该去偏僻大道，这里是克里口伍德闹市区。”

阿吉仍哽咽着不住道谢，慢慢调了头，从路边开出来，向右转去。

阿吉·琼斯自杀是因为老婆奥菲莉娅最近跟他离婚了。奥菲莉娅是意大利人，有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，嘴唇上有一圈淡淡的绒毛。但在新年第一天清晨，他用吸尘器管子吸毒气倒不是因为爱她，而是因为跟她生活了那么久却没有爱过她。阿吉觉得婚姻就像买鞋，把鞋带回家，却发现不合脚，看在鞋的式样上，他将就着穿了。过了三十年，一天，鞋子忽然自己爬起来，走出了屋子。

她走了。三十年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两人最初的相遇同别人一样美好。一九四六年早春，他跌跌撞撞地走出黑暗战争，迈进佛罗伦萨的咖啡屋，在那里，招待他的是一位灿若朝阳的姑娘——奥菲莉娅·戴吉罗。一身黄衣的她，递给他一杯满是奶泡的卡布奇诺咖啡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温暖和性感。他们像戴着眼罩的马一样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奥菲莉娅不知道，在阿吉的生活中，女人从来就不是白昼——他在内心深处不喜欢也不信任女人，只有女人笼罩在光环里的时候，他才能爱她们；同时也没人告诉阿吉，戴吉罗家族中，奥菲莉娅有两个患瘰病的姑妈、一个同茄子说话的伯伯和一个衣服前后倒穿的表兄。他们结婚了，一起到了英国。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很快把她逼疯了，光环被打发到阁楼里接灰尘，跟一堆小摆设和破烂厨具为伍，这些东西都是阿吉打算有朝一日要修理的。在那堆小东西里，就有一只胡佛吸尘器。

节礼日^①早晨，在阿吉把车停在摩的清真肉店外面六天前，他回到亨顿街的半独立式房子找那只胡佛吸尘器。这是他在这么多天里第四次上阁楼，为的是把一次婚姻中的零碎物品运到新公寓去，胡佛是他要求取走的最后一件东西——一件最破烂、最难看的东西，就因为失去了房子才想要回来的东西。这就是离婚：向你不再爱的人要回用不着的东西。

“你又来了，”西班牙女佣——她叫桑塔-玛丽亚或者玛丽亚-桑塔或者别的什么——站在门口说，“琼斯先生，这回来拿什么？洗碗槽，嗯？”

“胡佛，”阿吉冷冷地说，“吸尘器。”

她朝他看了一眼，对着门垫吐了口痰，差点吐到他的鞋子上，“欢迎，先生。”

这地方已经成了他仇人的庇护所。除了女佣，和他作对的还有奥菲莉娅的意大利大家庭、精神治疗护士、调解会派来的女人，当然还有奥菲莉娅本人——这个精神病院的中心。她这会儿正蜷缩在沙发上，胎儿似的缩成一团，

^①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。在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，传统上向服务业工人赠送圣诞节礼物。

嘴巴对着百利酒瓶发出牛叫声。他花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才穿过敌人的阵地——费这么大力气是为了什么呢？一台坏掉的胡佛吸尘器，几个月前就已经丢弃不用了，因为吸尘器打定主意要倒行逆施：喷尘而不是吸尘。

“琼斯先生，既然到这里来让你这么不开心，你干吗还要来呢？适可而止吧。你要它有什么用呢？”女佣跟着他走上阁楼，随身还带着去污剂，“已经破了。你用不着了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”她把吸尘器插进插座，摁着不会动的开关。阿吉拔出插头，一声不响地把线绕到机器上。哪怕破了，他也要带走，所有破东西都要带走。哪怕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有一点用处，他也要把屋子里每一件该死的破东西都修好。

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”叫桑塔什么的女佣又追着他下了楼，“你老婆脑子有病，你倒干这种事！”

阿吉把胡佛抱在胸前，来到挤满人的客厅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打开工具箱修理起来。

“看他那样子……”奥菲莉娅众多祖母辈亲属中的一位开口了。她薄有姿色，披着大披肩，脸上的痣少些，“他什么都要拿走，对不对？他拿走了她的理智，他拿走了搅拌器，他拿走了旧音响——他什么都拿，就差撬地板了。真叫人恶心……”

调解会派来的女人摇了摇皮包骨头的脑袋，表示赞同，她即使在大晴天也像浑身湿透的长毛猫。“真叫人作呕，你不说，我也这么想，真叫人作呕……不用说，最后还得我们收拾烂摊子。正是这个白痴——”

不等她说完，护士就接过话头：“她离不开别人照顾，对吧？……现在，他倒拍拍屁股走了，这女人真可怜……她需要一个合适的家，她需要……”

我在这里呢，阿吉很想说，你们明知道我在眼前，我就在眼前，还这么乱说。再说那是我的搅拌器。

阿吉生性不爱吵架。他听凭人家数落了十五分钟，一声不响地用碎报纸测试胡佛的吸力。试着试着，他心里涌起这样一个念头：生活是个大包袱，叫人不堪重负；即使失去一切、把所有行李丢在路边、走向黑暗，也比继续背着包袱来得容易。你用不着搅拌器，阿吉伙计，你用不着胡佛。那玩意真是死沉沉死沉沉。放下包袱，阿吉，加入天上那些快乐的露营者的行列吧。那有什么不对吗？阿吉一只耳朵里响着前妻及其亲戚发出的声音，另一只耳朵充斥着吸尘器发出的噪音，对他来说，“末日”似乎近在咫尺、无法逃避。同上帝或别的什么信

仰无关，只是觉得世界末日到了。劣质威士忌、新奇脆饼和特色糖果（草莓味的已经吃光了）——光是这些东西还不足以支撑他走进又一个新年。

阿吉耐心地修好胡佛，有条不紊地用它把客厅彻底打扫了一遍，把吸头伸进最难打扫的角落里测试。他郑重地抛了一个硬币，（正面朝上，活；反面朝上，死，）看到硬币反面朝上，也没感到异样。他沉着地卸下吸尘器的管子，把它放进手提箱，最后一次走出了这所房子。

死并不容易。你不可能把自杀列入待办事项清单，与清洗烤肉盘、给沙发脚垫上一块砖之类的事情列在一起。自杀是决定不作为，是做的反面，是遗忘边缘的吻。不管一个人嘴上怎么说，自杀总需要胆量。它适合英雄和烈士，适合真正自负的人。阿吉不是这类人。他在世间的地位可照大家熟悉的比例衡量：

鹅卵石：海滩

雨点：大海

针：干草堆

所以，有那么几天，阿吉没有理睬硬币的决定，只是把胡佛管子带在车上。一到晚上，他透过挡风玻璃看着恐怖的天空，又同以前一样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所占的比例，感觉到自己渺小而无所依托。他想，如果自己消失了，会在世上留下怎样的痕迹？似乎这痕迹微不足道，小得可以忽略不计。他把空闲时间浪费在思忖“胡佛”是否已经变成真空吸尘器的通用名，还是像别人说的那样，只是一个品牌名。每当这时，胡佛真空管就像一根软塌塌的话儿似的躺在他车子的后座上，嘲弄他若无其事的恐惧，讥笑他居然迈着鸽子碎步朝刽子手走去，鄙夷他软弱无能的踌躇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阿吉去看老朋友萨马德·迈阿·伊克巴尔。对阿吉来说，萨马德不仅是非同寻常的密友，还是交往时间最长的老伙计——一位曾经与阿吉并肩作战的孟加拉穆斯林，他让阿吉想起那场战争。有些人一想到那场战争就会想起肥肥的火腿，想起在腿上画丝袜之类的往事，但阿吉想到的是枪炮和打牌，还有味道很冲的外国白酒。

“阿吉，我的好朋友，”萨马德温和而亲切地说，“你一定要忘记这些有关